

张仲景医学源流述略*

潘中艺¹ 傅延龄^{2#} 宋佳² 倪胜楼²

(1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10; 2 北京中医药大学)

摘要: 张仲景医学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及影响,自古至今习医之人莫不从中汲取养分,想要研究仲景医学,首先应弄清其源流及发展脉络。本文从仲景医学之“源”、仲景医学之“诞生”以及仲景医学之“流”三方面进行梳理,认为仲景医学之“源”有上古时期的三世医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家医学;仲景医学之“诞生”则是熔医经与经方于一炉,并使中医辨证论治各环节贯通一体;仲景医学之“流”则主要体现在1800年间伤寒学派的不断发展,对其他医学分科和流派的重要影响,以及在海外的传播与变化。

关键词: 张仲景医学; 伤寒论; 源流; 经方; 流派

中图分类号: R222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18.11.003

Brief account of Zhang Zhongjing's medical origin*

Pan Zhongyi¹, Fu Yanling^{2#}, Song Jia², Ni Shenglou²

(1 China Minmetals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10,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Zhang Zhongjing medicine has an extraordinary position and influence in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ose who have studied TCM since ancient times have absorbed nutrient from it. To study Zhongjing medicine, we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we comb up this issu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origin of Zhongjing medicine, the emergence of Zhongjing medicine, and the branch of Zhongjing medicine. We believe that the origin of Zhongjing medicine can be dated back to *Sanshi* Medicine in ancient times and Four Medical School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emergence of Zhongjing medicine is reflected as integration of medical classics and classical formulas and coherence of every section of TCM pattern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and the branch of Zhongjing medicine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hanghan* schools during 1800 years, it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other medical branches and schools, as well as the spread and changes abroad.

Keywords: Zhang Zhongjing medicine; *Shanghan Lun*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Diseases); origin; classical formulas; schools

“张仲景医学”,是指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后来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所包含的医学知识,以及后世历代医药学家为之注解诠释、补充扩展而形成的一个综合的医学体系,包括理论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以及文献学、医学史等多方面丰富的内容。任何学问,都有一个源流,正所谓“循

其故则其道立,浚其源则其流长”,只有弄清楚这门学问的源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才有可能真正把这门学问学好,也才能真正把这门学问研究透。学习和研究张仲景医学,也应沿着这样一条穷源竟流的途径去解读。

潘中艺,男,博士

通信作者: 傅延龄,男,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经方量效关系研究, E-mail: fuyanling@bucm.edu.cn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No. 2010CB530604),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发展基金项目(No. 2010072220010)
State Key Bas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lan(973 Plan, No. 2010CB530604)

1 张仲景医学之“源”

清代明医徐大椿曾作《医学源流论》一文,概括性地勾勒了一下中国医学发展源流。徐大椿说:“医家之最古者《内经》,则医之祖乃岐黄也。然本草起于神农,则又在黄帝之前矣。可知医之起,起于药也。至黄帝,则讲夫经络脏腑之原,内伤外感之异,与夫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神明夫用药之理。医学从此大备……至伊尹有汤液治病之法,然亦得之传闻,无成书可考。至扁鹊、仓公,而汤药之用渐广。张仲景先生出,而杂病伤寒,专以方药为治,遂为千古用方之祖。而其方,亦俱原本神农、黄帝之精义,皆从古相传之方,仲景不过集其成耳。”从徐大椿的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张仲景医学的源头,而与仲景医学之源密切相关的当为“三世医学”与“四家医学”。

1.1 三世医学

远古医学,根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基本上可分作三部分内容:第一,从伏羲氏制九针到著成《黄帝针灸》;第二,由黄帝岐伯论经脉到著成《素女脉诀》;第三,由神农尝百草到著成《神农本草经》。谢利恒氏在《中国医学源流论·医学变迁》中曾言:“吾国医学之兴,遐哉尚矣。《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孔疏引旧说云‘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又云《天子脉诀》’,此盖中国医学最古之派别也,其书之传于后世者,若《灵枢经》则《黄帝针灸》一派也;若《本经》则《神农本草》一派也;若《难经》则《素女脉诀》一派也。”^[1-2]根据孔颖达对《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疏证,中医学在上古时期就分为 3 个派别,亦即“三世医学”,虽然学术界对“三世医学”的解释还有另一种:指祖孙父子三代,但由于目前看不到上古时期代表这 3 个医学流派的著作,也无更多史料证实,因此当时是否形成流派一说尚待商榷,但中医学渊源已久,乃不容置疑。从这些记载可以初见后世医经派与经方派之端倪,因此“三世医学”亦为仲景《伤寒杂病论》之上源。

迨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社会制度正经历着极大的历史性变革,以宗族制度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受到了以家族制度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冲击,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而在思想文化界则出现了“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局面,重要的学派如儒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大都形成于这一时期,而与此同时,哲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断渗透和引进到医学领域中,促进了医学的长足进步,并涌现了大批的医学

名著,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黄帝内经》的问世,这也标志着中医学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且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理论,也为后世医学流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当然也包括东汉时期重要的医学典籍《伤寒杂病论》。

1.2 四家医学

在汉代以前,史料中已记载有医学的师承授受,比如《史记》中记载扁鹊学医于长桑君,弟子有子阳、子豹等,而西汉太仓公淳于意又学医于公乘阳庆与公孙光,弟子有宋邑、高期、王禹、冯信等,可见,汉代名医辈出,又有师承授受,因此医学上也出现了争鸣之象。现存史料《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所存医书尚多,依例校订删除重复者后,分为“医经七家”216 卷、“经方十一家”274 卷、“房中八家”,186 卷、“神仙十家”205 卷^[3],此即“四家医学”。并载有“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伎,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当时的“医经七家”包括《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经》。“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经方十一家”包括《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五脏六腑疽十二病方》《妇人婴儿十九卷》《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等。由此可知,医经、经方的著录,即以学术内容的不同而分类,也说明当时对医学的研究已有不同侧重,“医经家”侧重于理论探讨,属“形而上”之范畴,“经方家”则侧重于临床用药,属“形而下”之范畴^[3]。

那么,上古时期的“三世医学”与《汉书》中记载的“四家医学”是否有某些传承关系呢?任应秋教授认为,若把《汉书·艺文志》里的“医经”家和“经方”家,与汉以前的“三世”联系起来看,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的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是演变与发展的关系,在前文所述的“三世”医学中,黄帝的“针灸”和素女的“脉诀”就有可能合并成为“医经”家,从现存的《黄帝内经》来看,其中一部分是讲针灸,一部分是讲“经脉”和“脉学”内容,极有可能是融合了“针灸”与“脉诀”的内容。而“三世”中神农的“本草”,研究药物质地与药物应用的,很自然是发展为“经方”家(这时的“经方”主要是指经验方,与后世所言

的“经方”专指仲景之方不同)。中医学中的“方”与“药”密不可分,从单味药治病到多味药配伍组成方剂治病这一历史演变脉络来看,从“三世医学”中的“神农本草”演变成“四家医学”中的“经方家”就不难理解^[4]。而两汉时期的“医经家”与“经方家”对后来《伤寒杂病论》的诞生至关重要。

2 张仲景医学之“诞生”

2.1 两汉时期“经方家”的传承

前文已述,《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医经七家”与“经方十一家”,一者侧重于理论的阐释与构建,一者侧重于经验方的搜集与应用,且从内容数量来看,“经方十一家”的内容明显多于医经家,《史记》中记载仓公淳于意受学于公乘阳庆之前,本有治病之医方,“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可见当时民间所传方书甚多^[5],这些方书都属“经方”之范畴,即临证治病之方,古人用方多强调“经用”“已验”,与今人重视药物疗效与安全性并无二致,除此之外,古人还特别讲究药物气味的调和(“辨五苦六辛”)以及制剂工艺(“致水火之齐”),这从存世的文献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经方(经验方)的积累主要来源于经验的日积月累,并且能够推陈致新、去粗取精^[3]。

经方之源,除了“三世医学”中的“神农本草”,当首推“伊尹制汤液”,晋代学者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序》亦云:“昔神农遍尝百药,以辨五苦六辛之味,逮伊尹而汤液之剂备。”伊尹乃商代贤相,曾辅汤灭夏,曾以调和五味来喻比治国平天下之道,可见古人很早就认为汤液制剂之理与烹调之理相通,关键在于一个“和”字,而这与中医学制方之理一脉相通。近代出土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亦为此说提供有力佐证,书中明确提到“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汛、华元化、吴普……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又云“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6]。张灿理先生也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发现,说明仲景方之前,已有诸多名方存世,其见载之医籍,疑即《汤液经法》,该书应为医方之源,而仲景医方,亦有诸多继承前人者^[7]。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第二十六中云“窃闻寻古人,伊尹汤液,依用炎农本草;扁鹊针灸,一准黄帝雷公……夫欲行针者,必准轩辕正经;用药者,须

依《神农本草》。”此段文字,是以“神农-伊尹”为早期经方之传统及学术之源。从《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经方十一家来看,内容多是治某某病医方的内容,而从《五十二病方》与武威汉墓出土的医简《治百病方》来看,内容形式亦为治某某病医方,此皆经方之属在民间所传者^[8]。

2.2 《伤寒杂病论》——熔医经与经方于一炉

东汉末年,熔理论与方药于一炉、将医经与经方结合的《伤寒杂病论》诞生,该书被誉为“群方之祖”“医门之规矩”“治病之宗本”,其在中医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冠绝古今,张仲景亦被后世尊奉为医圣。有学者认为,从学术源流的角度看,仲景医学的学术贡献主要是融合了医经与经方,而仲景对二者的融合,主要是引入脉学来指导经方的随证施用,从而将医经与经方有机融合为一体。仲景对脉学的引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将脉诊与辨证结合,以辨证指导用方,即所谓“平脉辨证”;二是创立了三阴三阳辨证体系(后世习称“六经辨证体系”)。“平脉辨证”在中医学术史上绝对是一伟大创举,其重大意义在于以脉学为枢纽,打通了医经与经方两派,将各自相对分立的两个传统糅合在一起,并使之交相辉映^[3]。这种融合,使得后来晋代太医令王叔和首次对散失的仲景条文进行搜集、整理与编次时,“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即从脉、证、方、治四方面入手,再次呈现了仲景辨证论治之精神,并且“脉-证-方-治”对应体系的建立,使得中医辨证论治的各个环节贯通一体。

仲景在《伤寒论》序言中“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产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亦为将“医经”与“经方”融合之明证。这种融合,自古以来有很多学者已有深刻体察,并有所述及,如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谈到“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诊脉,明气候,以意消息之耳”^[9]。“悉依本草”,说明继承的经方家的传统,但又特别指出“善诊脉”,并且“以意消息之”,则说明其吸纳了医经家的脉学传统,将二者结合并创新。笔者以为,正是基于这种融合,使得后代学者愈来愈重视探讨《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之间的传承联系,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成无己,其《注解伤寒论》采用的“以经注论,以论证经”的研究方法,用《内经》《难经》的学理来解释《伤寒论》的条文方证,取得巨大成功,并产生深远影响,也可从另一侧面说明仲景书乃熔医经与经方为一炉。

汉以前医经与经方之分,颇如“道”与“器”、“学”与“术”的关系,各有所重,《伤寒杂病论》的诞生改变了长期以来医经理论与临床技术相对独立的局面,而将医经与经方进行了融合,提高了临床辨证组方的水平,此后医学进入了方书为主流的历史阶段,至此方书领衔的历史一直持续到宋代^[8]。

3 张仲景医学之“流”

3.1 伤寒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3.1.1 在国内的发展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诞生之后,广被后世医家所推崇,被奉为经典,张仲景本人亦被尊为“医圣”。正如陈修园在《医学三字经》中所言“越汉季,有南阳,六经辨,圣道彰,伤寒着,金匱藏,垂方法,立津梁”,因此,后世很多医家专门从事《伤寒论》的研究,从晋唐到宋元明清,从《伤寒论》的辨证论治到理法方药,历代不衰,蔚蔚而成伤寒学派,迄今为止,该学派的著作有 2 300 余种,700 余家之多,影响很大^[10]。

伤寒学派的研究内容围绕《伤寒论》的版本流传、条文序列、辨证规律、六经本质、症状学、证候学、方剂学、本草学等多方面展开,其研究著作之多,研究医家之众,研究内容之精,时间跨度之久,影响范围之广(远播日本与韩国),为其他学派所不及。任应秋教授将伤寒学派的发展大致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晋唐时期,为搜集、整理阶段,代表医家有晋代王叔和与唐代孙思邈;第二阶段是宋金元时期,为深入研究与学派形成阶段,这一时期的代表医家,有庞安时、朱肱、许叔微、郭雍、韩祇和、成无己等人,他们或对原书内容有所补充,或从临证验案深入探索,或对条文方证进行注解,各有独到,各有所长,但无学术争鸣;第三阶段是明清时期,为发展、兴盛阶段,这一时期在伤寒学派内部,围绕着《伤寒论》的编次注释、研究方法、六经本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形成不同的流派,有错简重订派、维护旧论派与辨证论治派,代表医家有黄坤载、周扬俊、刘纯、陶节庵、方有执、喻嘉言、卢之颐、王肯堂、张介宾、张志聪、张遂臣、汪琥、钱潢、张路玉、柯韵伯、尤在泾、陈修园等人,或以错简立论,重新编次;或信古不疑,维护旧论;或以法分目;或方证同条;或以证类方;或答疑解惑;或以气化之说释其奥意;或以临床实用明其理蕴,使《伤寒论》的研究出现精彩纷呈的局面,极大地促进了伤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伤寒学派的兴旺、鼎盛阶段。

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到了清末民国初期,《伤

寒论》的发展也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唐容川、恽铁樵、陆渊雷、曹颖甫、张锡纯等在前人的基础上,以中医为本体参以西医学说来研究《伤寒论》,为《伤寒论》的研究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伤寒论》的研究步入了一个大发展、多途径、新方法、普及与提高结合、继承与创新并重的综合研究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有刘渡舟、李培生、陈亦人、李克绍等人。

3.1.2 在海外的传播

讨论伤寒学派,不能不谈及其在海外的传播,尤以日本与韩国最受其影响。公元 630~701 年,日本锐意学唐,唐代的医学和医籍大量传入日本,《伤寒论》就是那时传到日本,之后张仲景医学在日本得到广泛的应用与发展,至江户时代达到鼎盛时期,由此逐渐形成的古方派长期占据日本汉方医学的主要领地。日本保存着几个罕见的《伤寒论》版本,在医学史、版本学、文献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任何民族的学术特点和思维方式,总是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与学术渊源有关。中国仲景医学的研究受传统经学和理学的影响,治学强调溯源及流,认为《伤寒杂病论》一脉相承于《黄帝内经》。日本由于亲证实验的认识方式和学术渊源开始就与中国有别,这就成了《伤寒论》在日本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古方派以亲身试验为原则,从观察和试验立场出发,重在参合症状表现,据证施治,随证用方,开创了日本独特的研究方法^[11],如名古屋玄医、吉益东洞、吉益南涯、和田东郭、汤本求真、山田正珍等医家可谓日本医界研究仲景医学颇有成绩、影响较大的人物,客观说张仲景医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以在日本最具特色亦最有成绩。

韩国医学虽未发现类似日本的康平本、康治本这样较为完整的《伤寒论》版本,但引用的《伤寒论》资料还是非常丰富的,《伤寒论》学术思想对韩医学的影响是巨大的,韩国医家对张仲景的评价是非常高的。韩医学的标志是李济马提出的“四象医学”理论,四象医学简而言之是以太阳、少阳、太阴、少阴概括疾病的辨证论治,太少阴阳就是“四象”,按四象人的体质认病分证,从而得出了新的病证认识方法和诊疗手段,而“四象医学”理论的提出深受《伤寒论》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的影响。再比如在韩医学经典著作《东医寿世保元》中所引用的 137 个医案中,应用张仲景方的医案有 66 个,可见仲景学术思想对《东医寿世保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总之,韩国医学无论是创新发展,还是纷争辨惑,总是离不开

中国医学的影响,尤其是仲景学术思想的影响^[12]。

《伤寒论》自成书至今已有1800多年,纵观古今,发端于晋唐、形成于宋金,兴盛于明清,而在当今又处在一个蓬勃发展阶段,历代医家围绕着《伤寒论》这部书,通过整理、编次、校勘、注释的形式,将个体的临证经验与认识融会其中,从而使得伤寒学说的内容不断丰富,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学术水平不断提高,伤寒学派的发展虽是仲景医学之“流”,然其不断发展与创新,又极大地促进了仲景医学的发展。

3.2 其他医派的纵横发展

除了伤寒学派,张仲景的医学思想、辨证论治方法渗透到中医学的各个方面——诊断、本草、方剂,以及内科、妇科、儿科和外科等临床各科,历代医家无不受到张仲景医学的影响,可以说在东汉以后,历代医家的学术机体里流淌的都是张仲景的血液。

以金元四大家为例,《慎斋遗书·吴序》说金元四家“各得仲景之一体”,所言甚是。寒凉派创始者刘素,倡辛凉解表、表里双解之法,貌似与仲景重辛温解表法鲜明对峙,殊不知河间之法皆出仲景,河间本人对仲景医学推崇备至,称《伤寒论》为“大圣之教”,并把张仲景奉为亚圣,很多学者认为河间能突破《伤寒论》另辟新说,正是因为他对《伤寒论》研究精深^[13],其研究伤寒的著作有《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即为明证。补土派李东垣,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他的脾胃学说,他对《伤寒论》的继承与发展恐怕鲜为人知,东垣治伤寒启自张仲景,师于张元素,后学于朱肱,富有创新意识。他曾著有《伤寒会要》和《伤寒治法举要》,可惜这二书后来均失传。在清代汪琥著的《伤寒论辨证广注》和王好古的《此事难知》中,保存了部分东垣治伤寒的要点,知道他曾创制12首治伤寒的方剂。当时与东垣甚为交好的文学家元好问曾评价东垣“于伤寒、痼疽、眼目病为尤长”,可见其治伤寒之学非同一般。明代徐熔也曾说道“洁古张元素,其子张璧,东垣李明之,皆祖张仲景汤液”,其对仲景医学的继承可窥一斑。攻邪派张子和临床擅用汗吐下三法攻逐邪气,对仲景书中汗吐下的脉、证、方、禁等更是应用娴熟,深谙于心。滋阴派朱丹溪对于《伤寒论》也有深入研究,他在《局方发挥》中写道“仲景诸方,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后之欲为方圆平直者,必于是而取则焉。”又说“天之气化无穷,人身之病亦无穷,仲景之书,载道者也,医之良者,引例推类,可谓无穷之应用。”他对张仲景的学说精究深研,多有发挥,崇论

并非弃方,临证常取则“仲景之方”,而融会张仲景之理与法,比如他在论治痢疾时,谈到“痢初得之,必用调胃承气及大小承气,实者用此下之”,即是活用仲景下法方药的例证。

至于明清时期温病学派,表面看来,寒温对峙,水火不容,但在选方用药上,温病学派选用了大量仲景方,《伤寒论》中的代表方剂,几乎全部纳入了温病学派的三焦辨证、营卫气血辨证论治体系之中,用法上也与伤寒学派基本相同,但在方药上又有所发展与补充^[14]。温病学派医家譬如叶天士、吴鞠通等人,均深受仲景医学的影响,叶、吴本人对仲景方的运用,已臻出神入化之境,为很多经方家所不及。由此可见张仲景医学在后世的影响与发展可谓纵横奔泻,灌溉九州,浸润了广袤的医学原野。

4 小结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翼方》赞叹道“披《伤寒大论》,鸠集妙要,以为其方,用之以来,未有不验。”清代名医陈修园讲到“经方愈读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间临证立方,至晚间一一于经方查对,必别有神悟。”近世岳美中先生曾言“《伤寒》《金匱》,见其察证候不言病理,出方剂不言药性,从客观以立论,投药石以祛疾。其质朴之实验学术,实逼近科学之堂奥,真实祛疾之利器。”^[15]几千年来,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长河,仲景医学从“源”到“诞生”到“流”,奠定了今日中医学的基本面貌;自《伤寒杂病论》成书以来,历代医家对仲景医学“口而诵,心而唯,朝于斯,夕于斯,流离于斯,颠沛于斯”,不断将个体的临证体验与心灵感悟融入,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张仲景医学体系,如伤寒泰斗刘渡舟教授所言“《伤寒论》一书,祖述岐黄之学,发明汤液之旨,对于辨证论治,独领风骚,高出人表,而为中医之魂”^[16]。未来,仲景医学这条富有生命力的长流仍将奔流不息,滋养与启迪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

参考文献:

- [1] 谢观. 中国医学源流论[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33.
- [2] 陈大舜. 略谈医学流派的产生时期[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82 2(2): 16-19.
- [3] 顾漫, 柳长华, 罗琼. 汉代经方的源流及与医经的融合

- [J]. 中医杂志, 2011, 52(8): 633-637.
- Gu M, Liu CH, Luo Q. Origin of classical formulas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medical classics in the Han Dynasty [J].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1, 52(8): 633-637.
- [4] 任应秋. 中医各家学说讲稿[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10-11.
- Ren YQ. Lectures on Theories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8: 10-11.
- [5] 柳长华. 《汉书·艺文志》对医经与经方的著录[J]. 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9, 3(6): 33-37.
- Liu CH. Records of medical classics and classical formulas in Hanshu · Yiwenzhi [J]. Chinese Classics and Culture, 1999, 3(6): 33-37.
- [6] 马继兴, 王淑民, 陶广正, 等. 敦煌医药文献辑校[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187-193.
- Ma JX, Wang SM, Tao GZ, et al. Compilation and Collation of Dunhuang Medical Literature [M].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8, 187-193.
- [7] 张灿理, 张增敏. 张仲景医方与《汤液经法考》[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2, 36(7): 8-10.
- Zhang CJ, Zhang ZM. On Zhang Zhongjing's formulae and Decoction Prescription [J]. Sh. J. TCM, 2002, 36(7): 8-10.
- [8] 王凤兰. 汉末六朝医经和经方的融合[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5, 11(12): 934.
- Wang FL. Integration of medical classics and classical formulas in the Six Dynasties and Late Han Dynasty [J]. Chinese Journal of Basic Medicin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5, 11(12): 934.
- [9]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M]. 尚志钧, 尚元胜, 辑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4: 24.
- Tao HJ. Collective Commentaries on the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M]. Shang ZJ, Shang YS, eds.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1994: 24.
- [10] 傅延龄. 《伤寒论》的魅力[J]. 国医论坛, 1996, 11(4): 1-3.
- Fu YL. The charm of Shanghanlun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J]. Forum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96, 11(4): 1-3.
- [11] 王阶. 略论《伤寒论》在日本变化的原因[J]. 国医论坛, 1991, 6(1): 3-5.
- Wang J. On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s of Shanghanlun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in Japan [J]. Forum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91, 6(1): 3-5.
- [12] 崔馨仁. 《伤寒论》在韩国的流传及对韩医学的影响[D].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03.
- Cui XR. The spreading of Shanghanlun and its influence on Korean medicine in Korea [D].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3.
- [13] 宋文鑫. 刘完素对《伤寒论》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研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6.
- Song WX.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thoughts on Shanghanlun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by Liu Wansu [D].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016.
- [14] 方药中. 评伤寒与温病学派之争[J]. 中医杂志, 1984, 25(2): 4-10.
- Fang YZ. Comments on the debate between the schools of Shanghan and Wenbing [J].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84, 25(2): 4-10.
- [15] 岳美中. 岳美中医文集[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0: 442.
- Yue MZ. Medical Corpus of Yue Meizhong [M]. Beijing: China P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0: 442.
- [16] 刘渡舟. 伤寒论临证指要[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3: 1-3.
- Liu DZ. Clinical Guidance of Shanghanlun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M]. Beijing: Academy Press, 2003: 1-3.

(收稿日期: 2018-07-20)